

韩非子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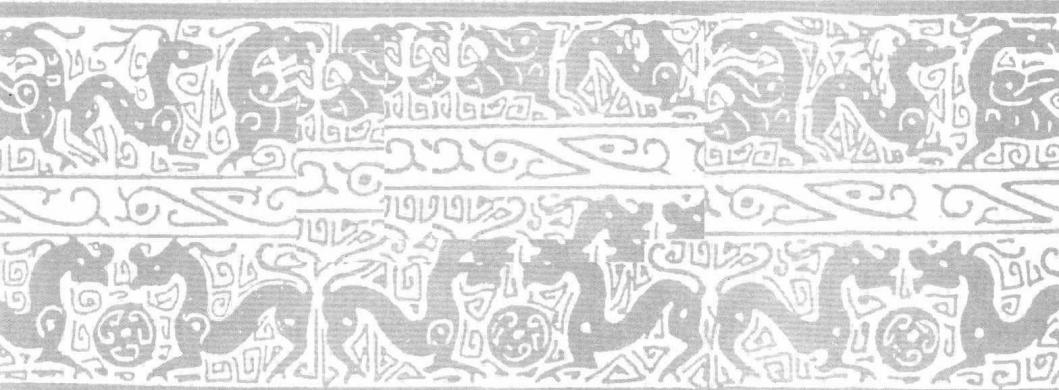
杨义著

如果说孔子的伟大是中正的伟大，老子的伟大是超越的伟大，
那么韩非的伟大，则是倾
韩非思想是一个生命过程
是一个以生命撞击悖论。

中华书局

韩非子还原

杨义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还原/杨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1.3
ISBN 978 - 7 - 101 - 03267 - 3

I . 韩… II . 杨… III . ①法家②韩非子 - 研究
IV . B22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7838 号

书 名 韩非子还原
著 者 杨 义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3/8 插页 2 字数 217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3267 - 3
定 价 22.00 元

序 言

天生诸子，既是我们思想上的先驱，又是我们精神上的朋友。先驱率先开展思想的原创，朋友则转过身来启发文明的对话。我们面对诸子，应该做的事情，乃是沟通诸子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深入地进行原创的对话，以对话开拓新的原创。

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其中的关键，是使这些先驱和朋友真正在场。在场的要义，在于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离开对诸子生命的还原，我们只能在故纸堆里翻跟头，又怎能谈得上建构起原创性的对话现场？既然要还原诸子的生命形态和过程，就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诸子当成一些符号、一些纸片，与西方思想生搬硬套，使之丧失原创性的本色，那样就对不起诸子了。如果食古不化地按照老套路，把诸子思想言行封闭在古墓般的陈腐空气中，使其智慧不能拨响今人的心弦，不能古今同享智慧的启迪与喜悦，那又岂能对得起今人？

谁都不会公然反对研究诸子既要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又要有一坚实的古典学的根底，问题在于不能停留在这二者的皮毛和委琐之上，而要综合二者之长，甚至长更求长，触手逢春，并加以融通创造。还要往前走一步，那以自己的生命体认诸子的生命，以自己的心灵撞击诸子的心灵，撞击得火花四射，撞击得痛不欲生，撞击出思想与生命的内核。生命的介入，是诸子还原能激活诸子生命的关键。不要把诸子书当成冷冰冰的死材料，那里有诸子生命的痕迹，有两千年依然可以触摸的体温。

因此我们要对诸子文本作“全息”的研究、考证和阐释。所谓全息，起码应该包括诸子书的完整真实的文本与诸子全程而曲折的生命，以及上古文献、口头传统、原始民俗、考古材料所构成的全时代信息。这一系列信息源之间相互参证、相互对质、相互阐发、相互深化，用以追踪诸子的生存形态、文化心态、问道欲望、述学方式，由此破解诸子篇章的真伪来由、诸子思想的文化基因构成、诸子人生波折在写作上的投影、诸子著作错杂编录的历史过程及具体篇什的编年学定位。

还原、生命、全息，这是我们研究诸子的三个基本的关键词。三个关键词的坚持，使我们的研究直接面对着一系列千古未解的谜，既有诸子家族身世的，又有诸子交游论学的，还有诸子篇章的写成传播以及成书过程中的版本变异的。比如韩非子及《韩非子》书，我们将探究和破解如下的谜团和问题：

一、《史记》说，韩非是“韩之诸公子”，那么他是哪个国王的儿子，哪个国王的弟弟呢？没有别的直接的材料，能否把整部《韩非子》当作一种生命的痕迹，以全息考证的方法，对之进行理据兼备的钩沉呢？

二、《史记》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但他的《解老》、《喻老》，曾经因为与他的基本思想有距离，而被认为是“伪托之作”。那么，把思想家看成一个固定的框框，不符合框框的，就是伪托，这不就等于否定思想家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吗？试想，一个人二十岁写的东西，与五十岁写的有差异，不是很正常吗？因此，有必要考证清楚：韩非是多大年纪，受谁的启发读了《老子》？他读的是哪种版本的《老子》？

三、既然考证出《解老》、《喻老》是韩非在二十岁左右读《老子》的心得，它们与韩非成熟期以后的思想存在差异，那么能否确定几条思想变化的线索，从而从编年学上把《韩非子》五十五篇，区分为早期、前期、中期、后期、晚期的作品呢？

四、韩非、李斯都曾师事荀子，是否能够考证出他们在多大年

纪,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持续多长时间,以荀子为师呢?

五、秦王政读了韩非《孤愤》、《五蠹》之书,为何说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样动情的话?难道只是欣赏他的学说,还是他刚好处理了千钧一发的政治危机的紧张心弦,受到强烈的震撼呢?

六、韩非作为韩国使者,不存在取代李斯在秦国高位的可能,那么李斯为何坐死韩非居心“存韩”?这和三年前郑国渠的存韩事件,导致秦国下“逐客令”有无关系?

七、韩非根据自己的学理,抨击姚贾用重金拆散四国伐秦联盟是勾结外国,为何引起秦王政那么强烈的反感?这和秦王政接受尉缭消灭山东六国的谋略,有何关系?

八、法家人物从商鞅、吴起到韩非,都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很有建树,最终却都招来杀身之祸。秦国对韩非,恰如韩非不幸而言中的,“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在他身死秦狱之后,他的学说反而成了秦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重复出现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法家思想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以上八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把《韩非子》全书看作韩非的生命痕迹,从而进行全息的透视和考证的结果。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春秋战国的文献,以及诸子嬗变的源流,进行文献学的校勘、比对,人文地理学的发掘、阐释,千头万绪都指向对诸子生命密码的破解。即便《史记》文本,也围绕着《韩非列传》,对《秦始皇本纪》、《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等相关篇章,进行综合的编年学的处理,以建立韩非的生命运行轨迹的全部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

我在写此篇之前,曾经把各种版本的《韩非子》读了五遍。前三遍没有读出感觉,即是说,我感觉到的,前人已感觉到了。即使我写得再细致、深透一点,也不值得写了。读第四遍时,一天清晨静思,豁然开朗,从《韩非子》中两次出现的“堂谿公”入手,发现了韩非生命中一系列未解之谜。于是,再读第五遍,把《韩非子》中的材料进行重新清理。读书要读出自己的感觉,重视自己的第一感觉,不要

被过去的成见遮蔽了眼睛。认清诸子的生命,看透诸子的心思,我们才能在充满原创性的文化对话中,成为诸子的知音。

2010年11月29日

目 录

序 言	1
-----------	---

上编 韩非子还原

概 说	3
一 韩非的位置	6
二 入手处在归本于黄老	11
三 归本于黄老的过渡性特征及其时间考定	18
四 作为思想家的始发点	27
五 与申、商的不解之缘	32
六 师事荀子的年代与方式	37
七 上书体的气质与政治话语权	44
八 秦王政倾慕韩非的心理契机	49
九 韩学转换为秦学的悲喜剧	54
十 清理韩非的文化脐带	61
十一 韩非思想内核的基本原则	66
十二 韩非的文学与反文学	75

下编 韩非子还原研究资料长编

编者前识	87
凡 例	93
一 生平身世编	95
(一) 韩都民风	95
(二) 身世	97
二 思想编(上)——学说发生的历程	103
(一) 与申不害、商鞅学说的内在联系	104
(二) 韩非子与刑名法术之学	115
(三) 韩非与黄老之学的关系	118
(四) 韩非与管子思想的联系	134
(五) 师事荀子	135
三 思想编(下)——韩非思想的遭际	145
(一) 韩非思想的基本原则	146
(二) 韩非思想在秦国	179
(三) 韩学转换为秦学	190
四 作品考辨编	204
(一)《解老》、《喻老》	206
(二)《问田》	207
(三)《和氏》	207
(四)《定法》	207
(五)《饬令》	208
(六)《奸劫弑臣》	208

(七)《爱臣》	210
(八)《有度》	210
(九)《饰邪》	211
(十)《忠孝》	212
(十一)《孤愤》	212
(十二)《五蠹》	212
(十三)《初见秦》	213
(十四)《存韩》	225
(十五)《难言》	226
五 文学编	232
(一)上书体	233
(二)文学与反文学	234
后 记	255

上編
韓非子还原

概 说

本书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研究《韩非子》，以全息研究的方法构建韩非子思想内在的生命过程。主要提出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作为韩国诸公子，韩非少年时期接近政治中心，接受了正规的诗书礼乐教育，政治情结浓郁，上书言政而被猜疑，进身无门，在观察、批判中审视政治、人性与伦理，其悲愤而深刻的倾斜感成为韩非一生思想的基调。诸子中他离王权血缘最近，却首先拿王权



韩非子像

血缘开刀，使政治学得以独立。（二）韩非子思想的始发点是三晋地区的刑名法术之学。他早年习染过申不害的“术”，又摘录《商君书》篇章，因由申、商之学，走向法家。（三）使韩非由法家而归本黄老思想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堂谿公，堂谿公生于老子之学的发生地的楚国北境，自小习染黄老思想，长期在韩为客，由《韩非子·问田》所载他与韩非的对话可以看出，他对韩非子思想转折起了引导的作用。（四）韩非二十岁左右与堂谿公对话，开始读《老子》而归本于黄老。遂作《解老》、《喻老》，先释《德经》后释《道经》，并且释《德经》的篇幅远大于释《道经》的篇幅，这与帛书《老子》的顺序一致，而帛书

《老子》乙本之前又有《黄帝四经》，由此可知韩非子思想与以《黄帝四经》和《德道经》为核心的黄老道家经典的密切关系。《解老》、《喻老》代表着韩非思想的过渡和攀升时期，表明韩非子把自己的学理置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进行反思与辨析。《定法》篇是韩非思想开始走向高峰时的著述，在反思和超越申、商、黄、老的精神历程中走向思想的独立。韩非在不同学派的对话中把思想做大做强了，使政治学说脱离天命巫术和宗族伦理的纠缠，坚定地奉行法治的治理模式。（五）《劳怜王》，是荀子授意韩非起草，最终由荀子改定而致春申君。韩非此时师事荀子，年逾四十，其时他法家思想趋于成熟，又从命题、话语、思想、思维方式等方面接受了荀子智慧的滋养，学到了带有黄老色彩的“帝王之术”，而没有接受荀子思想的儒学本质。韩非、李斯师事荀子的时间，为发出致春申君函的公元前253年，至李斯入秦的公元前246年这七年间。（六）韩非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封建集权统治模式，深得秦始皇在结束乱局之后的政治需要。韩非“反文学”而擅长文学，其文风深入骨髓，开创了驳难文体，闪烁着峻急刻薄、转折峭拔的独特风格。（七）对《韩非子》全书所记的韩国历代国君的近二十条材料进行全息研究，结果发现，韩非是韩釐王（即公子咎）之子，因而是韩国最后两代国王的弟及叔，在此三朝都得称为“韩之诸公子”。

先秦诸子始于老而终于韩，在中国思想高度原创的三百年间，极有力度地勾勒出中国古代“道”这个本体论概念，走了一个循环与深化的轨迹。韩非学说既是“道”的另辟境界，也是“道”的走向极端。作为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思想家，韩非系统地考察了列国政治盛衰强弱的原因，透视了政治结构中君臣、君民、国家内部利益集团和列国间战争外交的得失，从而使政治学说脱离天命巫术思维和宗族伦理纠缠而成为独立的理论体系，开创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封建集权思想模式，以及以法治为唯一标准处理复杂的政务民事的政治原理的先河。

在考察韩非集先秦法家之大成时，不可不注意他这种超越前人

的理论建树；同时另一点不可不注意的是，他的学说受其时代和个人身世的制约。尽管他属于韩国诸公子之列，但他从来没有机会以执政者或参政者的身份谈论政治，只能以观察者和批判者的身份审视现实政治。在韩非生活的时代，秦师东进，韩国首当其冲地承受着覆亡的威胁，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于弱国末世而言法，难免有神经过敏的紧张感和偏执感；失意者言政的无效和冒险，又散发着极而言之的悲愤感，这就使他的思想在浓重的实用意识中，夹杂着刻毒的情绪和阴影。他把人间的欲望、利害、罪恶看得太透了，因而主张疗治乱世病弱用猛剂，投以虎狼之剂。其中极端的东西为秦汉以后的枭雄、暴君、悍主们留下了思维成果，他们往往明黜其名，阴用其智，深刻地影响了其身后二千余年的封建主义集权专制的政治。

因此，如果说孔子的伟大是中正的伟大，老子的伟大是超越的伟大，那么韩非的伟大，则是倾斜的伟大了。这就使我们谈论韩非学说，不能只讲一点，而应该讲足两点，既要考察其政治有效性，又要考察有效性的健康、亚健康和病态。无论先秦诸子多么杰出，我们与他们的文化对话，都应该采取创造性的路线，而不应该采取因循性的路线，应该在还原中进行分析，在理解中发现精髓，在批判中实现超越。那种穿着古衣冠来迷惑与吓唬今人的态度，是滑稽的，不足取的。回顾历史，是为了使我们更博大，更有根底，更有开拓性原创的元气。

一 韩非的位置

要对《韩非子》进行还原研究，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清理它的学术源流及其中包含着的生命过程。学术源流，给生命过程提供广阔的文化语境；生命过程，又为在文化语境中的学术创造探寻着生成的形态。但是，如何认定学术源流和生命过程的结合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视眼光。

在这里，很有意味的是《史记》把韩非与老子合传，如《太史公自序》云：“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①太史公父子对老子之学，尤其是黄老之学深为服膺，如此安排无疑是深刻地契合了西汉前期的文化思潮。但是，如此“因类合传”的方式，在唐宋以后，受到质疑和改动。唐朝皇室尊老子为先祖，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提升合并《老子伯夷列传》第一。张守节《史记正义》已列《老子伯夷列传第一》、《申不害韩非列传第三》，并在《正义》中交代：“老子、庄子，开元二十三年奉敕并为列传首，处夷、齐上。”在政治需要之外，学者又极力寻找学理上的依据。南宋黄善夫本《史记》于传后附注云：“《索隐》本《伯夷传》第一，老子、庄子、韩非子传第三。《索隐》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传，先贤已有成说，今则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庄周同为传。其韩非可居商君传末。’”此论指出韩非在法家诸子中最近商鞅，自有其道理，但没有看到商鞅在位施法与韩非无位议法的差异，更没有看到韩非得黄老之道的流脉而大的事实。也就是说，以韩非和商

^①[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3页。

君合传乃是俗笔，以韩非和老子合传则是神来之笔，其间包含着太史公洞察战国学术源流的独到的史识。

老子清虚论道与韩非峻急言法，似乎处在学理思维的两极，但正是两极的对撞吸附才产生巨大的爆发力量。所幸的是，20世纪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韩非学说的渊源和生命意蕴的理解，出现了有可能突破的新契机。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均为《德经》居《道经》之前，与老子原著和老庄系统的流行本前后颠倒，而且更有意味的是帛书乙本之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种古佚书，共计一万一千余字，经专家考论，总其名为《黄帝四经》^①。中国古人喜欢以编书的形式组合思想形态，在“儒法斗争贯穿中国史”之说盛行的1973年，这些出土帛书多被视为法家著作，但跳出儒法斗争框架而细考战国学术源流，这组帛书实为始于陈、楚而盛于齐稷下的黄老道家的核心经典，即《黄帝四经》与结构重新安排的老子“《德道经》”。经考证，《黄帝四经》的成书年代，“应该是在战国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四百年前后”^②。

战国中晚期，齐都临淄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多言黄老之学，前后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这已为人所熟知。《史记》云：“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③黄老之学已由稷下扩散到齐、楚、三晋，但它还是以齐学著称，曾经攻下齐国七十余城的名将乐毅的后人乐臣公，在赵为秦灭之后逃亡到齐之高密，从本师河上丈人这条脉络上“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④，并由其弟子盖公把“言治道贵清静而

^①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50—154页。

^②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

^③[汉]司马迁《史记》第七册，第2347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第七册，第2436页。